



八宝

□文学院 王宋艺

周末难得休假,叶琳心里盘算着好久没陪儿子出去玩了,于是便打算用这难得的假期带儿子去游乐园。六岁的小孩正处于好动的年纪,八宝也不例外,正在客厅跟小汽车玩得正欢。叶琳人还没到,便叫了声“八宝”,小家伙听到妈妈的声音后,手里的小汽车还没放下就扑了过来,噙声噙气地喊着妈妈。叶琳蹲下身把八宝抱在怀里,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珠。“八宝,今天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?”一听这话,八宝立马瞪圆了眼连说“好!”,一边眉开眼笑地拍拍肉嘟嘟的小手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,在游乐场玩儿尽兴已经到傍晚了。刚出门口,八宝喊着肚子饿,叶琳看见马路对面有卖糕点的小摊,便嘱咐他等在这儿不许乱走。叶琳没让八宝跟过去,自己去了。向对面走去时,她听见这座城市

的钟敲了四声。可当叶琳拎着蛋糕回来时,却没有看见门前的八宝。她忽然有点慌了,回到原地四处寻找,但没有寻到八宝的身影。“八宝!八宝!”她高声呼喊着八宝的名字,行人依然在她面前来来往往,却没有她的孩子跑过来扑进她的怀里。叶琳心中似是有把火在烧。“八宝!八宝!你在哪里啊?”她在附近跑了个来回,没有。她拉住旁边卖棉花糖的小贩,问:“你有看见刚刚在这的孩子吗?”他摇头。叶琳松开小贩,去抓过路的每一个行人,边说便在身前比划:“你有看到过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小男孩吗?这么高!”他们摇头。她的心颤抖着,手颤抖着,沿着街道,挨个问路人,你有看到过我的孩子吗?摇头,回应她的只有摇头。

这时,街道忽的拥挤起来,她

被挤在中间,在人群中侧身穿梭,她想拉住每个人问:你有见到我的八宝吗?她像是着了魔,看每个人都像八宝,每个人又都不是八宝。她几乎是扑过去看每个孩子的脸,八宝?不是,不是,都不是。她在原地打转,整个世界似乎都天翻地覆了。周围的人漠然地从她身后挤过去,像是看不到她焦急无助的神情。这该怎么办啊?

可恍惚间,叶琳好像又听到了八宝的声音,她惊喜地回过头,但身后空无一人。此时钟声又起,还是四声,叶琳看着自己的影子极速地被黑暗吞没,天完全黑了。路灯“唰”地亮起,偌大的城市一片死寂,可人都去哪儿了?四周被墨一般粘稠的颜色笼罩,只剩下路灯发出惨白的光,面前的路笔直的延伸到无限远。只消一阵风吹过,就能听见风穿过她单薄的身躯,在她心

房荡过几圈留下的回声。

叶琳沿着路跑,不知跑了多久终于来到路的尽头,尽头竟是一幢房子。她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什么了,但她还是冲了进去。这是一间偌大的房间,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,他们脸上或喜悦,或悲伤,或空洞。叶琳正想找一找八宝,她身旁忽然闪出一个人来,高个子,用口罩遮住脸,帽子的前沿也让他整张脸阴晴难辨。“你在找人。”男人用的是肯定句。叶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:“对,我的孩子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那个男人就把她打断:“我知道他在哪,天亮后我会带你去。”“不,我现在就要找到他!”叶琳紧紧地抓住高个子,指甲几乎掐进他的肉里去。“天亮后才能出。”高个子只是这样说,便轻轻松开了叶琳的手。叶琳险些摔倒,再抬头,那个人像突然像凭空出现

一样消失了。苦寻无果,想推门出去,却发现墙壁空空如也。天啊!这一切太诡异了!八宝一个人该怎么办呀!自己怎么会留下他一个人呢?她无力地跌坐在地上,缩起来抱住自己。“只有等天亮,那个人说他知道八宝在哪儿。”叶琳自言自语着,已是度日如年,恐惧和懊悔像一张网束缚着她,慢慢收紧。

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钟声响起,每每都是四声,仿佛这里是时间的尽头。唯独第六次钟声不是四声,而是不停地敲,不停地响,大概直到有二十几下后,门忽然被打开,阳光像海水般泄进来,叶琳抬起头,看见高个子站在门口,她眼里终于又再燃起希望。她跌跌撞撞地跑过去,高个子把一张纸塞进她的手里,道:“走吧,有人在等你。”话音一落,高个子转身向门外走去,他走的那样急,转眼间就不见了。叶琳怕极了,她追出门,却又是空旷的街道。几次大起大落耗尽她的心神,如今连一声哭喊都做不到了。纸片从她手里滑落,她费力地转动僵硬的脖子,透过光的反射,她看清了,那是张照片,上面赫然是她自己的脸!

叶琳惊醒了,直挺挺地躺在她的床上,浑身是汗。呼!原来是梦。她坐起来,天还不亮,叶琳伸手摸摸心口,那种要命的恐惧和无能为力好像萦绕不散,凑近些,还能听见风呼呼地吹过。叶琳下床从冰箱拿了听可乐给自己,心想一定是加班久了才会做这么奇怪的梦。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了。

两个月后,叶琳终于得空去逛逛商场。她没什么要买,只是一个人闲逛。左边是对情旧,前面是一家三口,还有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说说笑笑。叶琳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一个

人好久了,久到记不清了。她有些出神,没注意到一个女人迎面冲过来,跑过去撞到她的肩膀。她皱皱眉头。那个女人扑过去抱着一个小女孩,嘴里念叨着:“姐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,叫妈妈担心死了!”叶琳看着母女相拥,母亲失而复得,喜极而泣,她却像被定住,有什么从脑海里挤出来,肆意叫嚣着。“八宝,妈妈马上回来,你呆在这里,谁都不能跟哦。”叶琳忽然就流下泪来。商场里的人诧异地看着这个年轻女子无征兆地泪流满面,又发了疯似的向门口狂奔。她是不是这样疯过一次,记不清了……

叶琳来这座城市三年了都不曾好好逛过,现在她却在这座城市的马路上奔跑。“八宝,跟妈妈出门了!”去哪儿?她不知道,反正跑就是了。“八宝真乖,要不要吃蛋糕?”我要!她想喊却做不到。她很累,可有人告诉她不能停,要往前跑。“八宝,过来妈妈这,快跑。”快跑!快跑!不知为什么,她毫不犹豫来到的地方是警局,如此理所当然,就好像,她早该来了,来赴一个迟了很久的约会。

民警小张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孩吓一跳,她满脸是泪,眼神却如此坚定。她缓了几口气,说:“我来找人。”“啊?好,你是?”“叶琳,小名八宝,今年二十五岁,六岁时在一家游乐场门前和家人走失。”“啊?”“我的宝贝啊,她出生的时候像个肉团子,很可爱,她第一次会笑是在腊八节那天,我就叫她八宝了。”

从警局出来,叶琳的长发被风吹起,这阵风好像是有点温度的,它穿越时空,裹挟着二十年的望眼欲穿扑面而来,带了一声温暖熟悉的呼唤:“八宝!”

似简而复

□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李文沛



她问,一切从简不好吗?我没回话,只是透过洁净的玻璃俯瞰下方那纵横交错、宽窄不一的道路。我所在的地方是这座城市最高耸的大厦顶层,我脚下的路上正奔流着五彩的血液,而它们替我回答了她的

问题。看,我们本就在行走于条条繁乱的路上,本就生活在一团嘈杂之中,有了这层层对比,我们才会将双手高举到空中呼喊着“一切从简”!“简”在光怪陆离中愈加求而难得,更显可贵真诚,好似三头犬翻了个身将肚皮敞给你看、任你触碰抚摸。无非只因它信任你。因此在撞上“简单”时,我们几乎不会去想对错,而是率先有了个单纯的好印象。你认为对方待你再无掩藏,“信任”似乎将人与人间厚重的玫红色帘幕在你们面前缓缓拉开。

“这就像归乡。”你发出这么一句喟叹。确实,当你对于一个毫无保留,把底牌全部摊开在桌面,随后肢体也钻进沙发内,瞧着那金色的灰尘在从窗户漏进的一方阳光中漫舞。气氛自是不言而喻的舒畅。流动的空气中弥漫着洋丁香的香气,那正是故乡的芬芳。对方将你桌上的牌拿进手里端详,而你并不觉得被侵犯了自己井口那片狭窄的天空,反为那片天空涂上夕阳的颜色,每片被染上火色的云都在热情地挽留对方久留一点,再久一点。因为你爱死了这种“就像归乡”般简单的舒适感。

你放松了警惕,保持了本色,没再虚张声势。你简简单单存在于世,如同一望无际的沙漠。怠倦渗入骨髓,你懒于制造绿洲,拒绝让仙人掌生于肌肤,也不再请风蚀出巨大的蘑菇。放眼去,尽是暴露在烈日下的黄沙。

然而旅客从不愿久留在沙漠。旅客路过沙漠,是为了寻找绿洲、欣赏奇境,而非是想面领黄沙席卷亦或濒临渴死的险境。

你大可将帘幕为对方卷起,不过,若不加遮掩的你只是一捧沙,无法再制造惊喜,对方恐怕会选择离开,像离开沙漠那样离开你。一旦造成我们成为一个复杂的人的原因消失殆尽,我们的思想再没有戏法可变,那亲密还能持久吗?若一直简单下去度过将来的年月,更回首,必定会感无趣,因为我们永远更乐于寻找新鲜感。当你对于一个毫无隐藏之时,真的能感到自由与安全,而不是惘然若失吗?

普通人总是大多数,我们普通人又总怕被人轻蔑以待,所以在揭开帘幕前甚至之后都在不停成长。或许成长本身就是变复杂的过程。我们本是纯粹无知的孩童,清澈的双眸是一对透明的玻璃珠,而后在不停汲取颜料的过程中,它们终是成了各色混杂的彩泥。没人是真的简单,说不定他的简单也只是诱你前来的果香。所谓“保持本色才是真正的装腔作势”,或许正是如此。

吹捧一切从简,不过是人为懒惰、为不愿动脑惺惺作态找来的借口。不可否认我们确实需要放松,但还是让“简单”成为在历经一系列“复杂”后的奖励怎样?毕竟,你知道的,越珍贵的东西,人们越会把握,而路边随手可捡的,人们往往视而不见。

访三宝营盘

□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张艳梅

暑假应朋友之邀,去了趟三宝营盘。大约在晚上七点到的,那时天色已晚,走在路上,能听到草丛中的虫鸣声,月亮不是很圆,却是满天繁星。朋友将我们带到她家的农家院,规模不是很大,但很温馨。叔叔把我们叫过去吃饭,刚刚烤好的烤全羊,香味扑鼻,使人胃口大开,大约是心情好的缘故吧,连饭都多吃了一碗。同桌的还有两个外国大叔,是开飞机的飞行员,中文不是很流畅,但我们半英文半中文,其中还夹带着不少手势,居然交流得很愉快。最有意思的是,他们很喜欢我们坝上草原的家常饭,尤其钟爱那道凉拌粉条,坚持认为是面条,令人哭笑不得。晚上躺在床上,本以为很

难睡着,谁知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,和周公下棋去了。

早晨,太阳还未升起,我们就去了草原。露水打湿了裤边,深深吸了一口空气,带着青草特有的味道,也是记忆中最为熟悉的味道,进入肺部,再缓缓吐出,那感觉,棒极了。询问朋友有什么计划,她一脸神秘,算了,听从她的安排吧。远远望去,有两个“大家伙”在等着我们,走近一看,是两架“飞机”。刚刚好四个人。我们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,乖乖坐好,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。是昨天那两个飞行员,回头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微笑,叫我们放心。伴随着一阵轰鸣声,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远,下面的人成了一个一个小黑点。太阳升起来了,



在朝阳的见证下,我们飞了一大圈。落地后,每个人的头发都被风吹得乱糟糟的,脸也红扑扑的。

吃完早饭草原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朋友带我们去了马场,我挑了一匹棕色的马,看上去样子比较温顺。尽管有工作人员的帮助,我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坐稳。由于腿短,骑马跑一圈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了,只好由工作人员牵着马走了一圈,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遗憾。

中午去了蒙古包,租了几套衣服我们在草原上拍照。这里没有工业,远离城市,再加上海拔高,仿佛站起来就可以触摸到天空。天空是湛蓝色的,大团大团的云朵点缀其间,我们四个人躺在草地上,闭着眼,谁都没有说话,只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风柔柔地吹过脸颊,放松着每一个毛孔。微风不燥,岁月静好。

傍晚的时候,朋友家的农家院和另外几家燃起了篝火,没有载歌载舞,可依旧欢声笑语。不远处是草原音乐节的现场,歌声随着空气传了过来,时不时地还能听到人们的尖叫声。原以为只有酒会醉人,如今才明白,情醉才是真正的沉醉。

夜已深,本该熟睡的我却失眠了。披上衣服,走出去发现朋友坐在熄灭的火堆旁,手里拿着一根木棒,不知在拨弄些什么。我在她旁边坐下,她笑我真会挑时间,原来是地瓜熟了。用木板棒扒拉出两个,拿纸包好。虽然我们烤焦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,但我们仍然吃得很开心。到了最后,她轻轻地对我说:“有你真好。”我在想,是“有你们真好。”

湛蓝色的天空,大块的云朵,一望无际的草原,香喷喷的烤羊肉……一幕一幕,印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明年夏天,定再访一次三宝营盘。

